

# 关于哲学与贫困的思考

王国元

(中国人民大学 网络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当前中国哲学的困境既与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有关,也与人们对哲学的误解有关。只要尊重哲学的特点,正确认识哲学的作用,提升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再辅以必要的支持,那么哲学研究必将走向新的繁荣。

**关键词:** 哲学; 贫困; 物质; 精神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0)01-0076-05

站在千年之交的门槛上,面临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每门科学都在重新寻找和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哲学这门智慧之学,将在何处安身立命? 将如何展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中国的哲学,或者说哲学在中国,能否和如何伴随着整个社会有目共睹的巨大进步走向新的辉煌? 这是整个哲学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 一

当国人正兴高采烈地告别旧世纪的贫困,奔向新千年的小康的时候,“哲学与贫困”却成了时下哲学界议论的热门话题。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够和谐,多少有点沉重。

哲学与贫困首先可以理解为“哲学的贫困”。哲学辉煌不再,身处窘境而又举步维艰。我们且不去回首古希腊哲学那作为“最高智慧”的黄金时代和哲学家要作理想国国王的万丈豪情,我们也不必去品味当代中国大庆人靠“两论”起家的火红年代和徐寅生靠辩证法打球的高见宏论,我们单单对比一下20年前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那震聋发聩的黄帝大吕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思想解放和时下人们对哲学不加

掩饰的淡漠与厌倦,心中便不免感慨万端。时运所至,哲学这颗象征人类心灵自由的智慧明珠,竟然只能靠束缚思想羽翼的物质力量——各类强制性的教条化考试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这怎能不说是哲学的悲哀、哲学的贫困?

哲学与贫困也可以理解为“贫困的哲学”。哲学历来被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国哲学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早已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代名词。号称“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法国哲学和“思想领域的伟大破坏者”<sup>①</sup>的德国哲学作过本国“政治变革的前导”。萨特的哲学被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sup>②</sup>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工人运动的“精神武器”和“伟大认识工具”。但在当代中国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中,一向不甘寂寞的哲学却沉默不语了。当传统学科忙碌于自我更新,新兴学科火爆于层出不穷时,哲学却在踽踽独行,步履蹒跚。当改革如水手扬帆于瀚海,旅人跋涉于大漠时,人们为什么不可以抱怨这袖手旁观的贫困的哲学?

哲学与贫困当然还可以理解为“哲学与贫困的关系”。就物质生活而言,中国正处在历史性进步之中,但相对来说,距发达国家还相差很远。诚然,同胞中有不少人已经拥有或渴望拥有自己的住房和汽

车。但毕竟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还排在许多众所周知的穷国之后,还有许多连一学期 20 元学费都缴不起的失学儿童。让这样一个民族每一个接受中等教育的人都开始学习这饥不果腹、寒不蔽体的哲学,是不是一种奢侈?就精神生活而言,国人更不敢轻言富足。我们姑且不去谈论那数以亿计的文盲与半文盲的精神生活,仅就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生存、温饱、升学、就业、医疗保险、住房贷款、股市风云、债券集资、WTO 等等现实生活的重负已经吞噬了人的一切精力。即或偶有闲暇,已经足够辛苦的人们也宁肯在麻将、扑克、疯狂的迪斯科和廉价的电视剧之类精神快餐中松弛片刻,那里还会到概念的王国里自讨苦吃。当人们的头脑里充满了物欲,精神生活也就失去了回旋的空间。用一位先哲的话说,“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sup>③</sup>谁能说现实生活的贫困与哲学没有关系?

## 二

了解到哲学与贫困结缘的事实,仅仅是接触到事物的现象和结果。要解开这个结,我们还必须探究现象后面的本质和结果前面的原因。为此,我们须先认识哲学与其他实证科学、应用科学相比较而言的特点。

首先,哲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任何科学都需要抽象,非此不成其为科学。但实证科学、应用科学是对具体事物及其规律,以及感性经验进行抽象,因而它们虽然也表现为理性认识,但仍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比较容易直接体验到它们的存在与价值。哲学却是以思维为对象的,或者说它是对科学抽象的再抽象。这样,内容上它更远离具体事实,远离现实世界和生活体验;性质上它已是普遍的理性认识,没有了个别的感性经验;形式上它表现为纯粹概念的体系,进入了高高在上的理性王国。因而,哲学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虚无缥缈的“玄学”和超乎具体器物的“形而上学”。一方面,由于这种高度的抽象性,哲学王国似乎远离了人间,使人们难以具体体验它到底有什么用处,从而产生陌生感、距离感,甚至是神秘感、鄙夷感。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抽象性,使哲学得以摆脱具体事物的

羁绊以及感性器官与个别经验的局限,人的理性得到了充分的自由。这种理性的自由也就是思想解放。

其次,哲学具有彻底的批判性。“批判”用哲学的语言就是“否定”,用流行的话说是“超越”。一般地讲,实证科学与应用科学是以人的思维和实验手段作为既定工具,以对具体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阐释作为终点的,而哲学则不承认任何权威、不可怀疑的标准和终极的真理。用马克思的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④</sup>它不仅要审视那些既定的、被许多人视为出发点和最终论据的思维成果,更要对思维的前提和过程进行批判。通过这种批判,人才能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认识自身,认识作为思维工具的思维。这种超越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超越。每一次超越的实现,都将人类思维引入更为广大的活动空间,都赋予其更大的普遍性,都是一次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思想解放。

再次,哲学具有对自身的反思性。一般地说,实证科学与应用科学更关心的是外界事实、客观规律以及对它们的阐释。而哲学则以反过来思考自身为主要研究方式。从现象上看,一种哲学思想、观点常常是独领风骚没几年,又为更新的东西所推翻。人们往往据此批评哲学教人以追求真理之道,自己却是几千年谬误的集成。而实质上,每一种哲学思想、观点都是人类智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特定环节。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的可能是一件事实,比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古希腊以来人们关于物体下落速度与物体自身重量成正比的错误观念。但推翻一种哲学,则只能靠哲学自身的反思。因此,当哲学说某种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甚至奉为公理的观念出了问题,这并不是可怕的、不光彩的,反而是值得庆贺和赞赏的,因为这正是新思维的生长点。哲学这种不息的反思精神乃是人类思想的本性。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不断否定自身,从而不断得到解放的历史。

最后,哲学对物质基础的高度依赖性。诚然,任何科学都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因为人们总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科学。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实证科学、应用科学比哲学更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前者还需要种种必备的物质手段,而后者只需要一个人都生而有之的大脑。但这仅仅是问题的

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实证科学与应用科学不仅消耗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物质财富,它是自给自足的。哲学则不然。它对物质财富只有消耗而没有产出。再伟大的哲学也不能直接生产出一粒米、一寸布。反之,哲学“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类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部获得了以后。”<sup>⑥</sup>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是在产生了不为衣食而忧的剥削阶级后才产生了哲学,以及为什么古来就有劳动人民的科学和科学家,却一直不能有劳动人民的哲学和哲学家。即便是历史上第一种劳动人民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缔造者马克思也只有在恩格斯的资助下,才能最终完成这一哲学史上的空前创造。此外,哲学对物质基础的依赖性还表现在它对研习者社会生活经验和大脑生理特性的依赖。从前者说,哲学是对个别事物共性的高度概括,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是难以进行和接受这种概括的。从后者说,人们普遍相信,人的大脑有着生理上的差异,或长于抽象思维,或长于形象思维,但却很少有人谈到,作为纯粹抽象思维活动的哲学研究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 三

哲学自身的特点使哲学难得轰轰烈烈,但并不是哲学与贫困结缘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毕竟在哲学发展的数千年历史长卷中,并非每一页都如此时此地这般窘困。为此,我们还必须探讨当代中国产生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

首先是对哲学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辩证关系理解的片面性。长期以来,国人总是习惯于戴着一副急功近利的近视眼镜,总希望哲学能够为我们当下的目的提供直接的服务。当这种实用主义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哲学便被捧上天,否则又被贬入地。世态炎凉,惟此为烈。当然,象任何人类的知识一样,哲学最终也是为人类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是有功利性的。那种认为哲学可以完全超乎功利之上的观点是反唯物主义的。但哲学追求的功利应当是长远的、全体的、普遍的和人类的,而非眼前的、局部的、特殊的和个人的。俗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得高,看得远。哲学之所以能使人人大智慧,

就在于它能摆脱当下具体事物的羁绊,使人能对世界与人生进行一种超然物外的审视。在面對柴米油盐 and 股市涨跌时,再伟大的哲学家也决不比家庭主妇更聪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又是非功利性的。如果理性上对哲学这种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关系不能正确认识,现实中就很难摆正哲学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国人总习惯于把哲学作为当前政策的论证工具和批判手段,指令哲学应该如何如何。于是,本应体现人类思维至上性的哲学失去了头脑,留下了嘴巴,失去了生动的内容,留下了空洞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单纯作为政策附庸的哲学很自然地受到人们的冷淡与厌恶,但这种实用主义并未受到应有的谴责,反而以“务实”、“实惠”之类名义继续成为具体的和唯一的价值标准。似乎哲学既不能为那虚幻的理想国吹肥皂泡,就应该为构筑现实的黄金屋添砖加瓦,否则,哲学就是无用的。哲学毕竟只是哲学,倘若把它当作阿里巴巴打开宝库的咒语,它何以堪?由此可见,现象上,哲学从被捧上天到被贬入地,似乎来了个命运上180度的大转弯,实质上,哲学命运的这种巨变恰恰说明了人们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不变。

其次是对哲学普及与提高辩证关系理解的的片面性。长期以来,我们相当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哲学的教学与宣传上面,而对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投入较少,或者说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天平是向普及倾斜的。表现在现实中就是教材千人一面,大纲多年不变。近年来,又有些哲学工作者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极端,远离现实生活,钻进象牙塔,热衷于所谓“元哲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空洞,语言越来越晦涩。似乎不如此就不够哲学。哲学真是“普及”到了过去那种人人都是哲学家,处处都是哲学,那只能是哲学的庸俗化,绝不是真正的普及。这种轰轰烈烈并非哲学的幸事。但“提高”到了与世无争,谁也不懂,也决不是真正的提高。门可罗雀同样并非哲学的幸事。在关于哲学本质特征的争论中,人们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点上似乎是有共识的。既如此,就该懂得,如果只强调时代精神这一面,而没有对时代精神本质的深刻反思,那么哲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流行歌曲更紧贴时代的每一细微变化,如果只强调精华这一面,而对当前如此深刻和广泛的社会转型充耳不闻、视若无睹,那么哲学无论看起来多么深刻,也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

再次是对政治教育与素质教育辩证关系理解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理所当然地是我们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精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同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一门科学，哲学教育还担负着提升国人文明素质的责任这一点认识不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上看，它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片面强调其中哪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人们常说，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个社会文明形态的进步。物质的富足为精神的富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并不能必然地生长出富足的精神。现代西方社会物质文明发达，道德沦丧的前车之鉴，我国社会上地摊文学、快餐文化、占卜算命的流行，都告诉我们，高品质的文明有赖于教育，其中就包括哲学教育。

按照辩证法理解，此物之所以为此物的内在根据，正在于其特殊性。笔者以为，束缚哲学精灵翅膀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因此，振兴哲学，使哲学得到新的繁荣，也首先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自己走出哲学的误区。

## 四

找到事物的原因，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原因，导出新的结果。哲学应当走出贫困。哲学可以走出贫困。

首先，我们必须摆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束缚，正确认识哲学的价值。过去，我们仅以论证工具来衡量哲学的价值，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今天，如果我们仅以能否为我们带来健康、美貌、财富和官职来衡量哲学的价值，那同样是错误的。如果不能带来物质实惠或感官愉快的东西就是无用的，或许可以说哲学是一切无用东西中最无用的。那么哲学的价值、用处究竟何在？黑格尔曾说：“逻辑学<sup>⑥</sup>的有用与否，取决于它对学习的人能给予多少训练以达到别的目的。”<sup>⑦</sup>在这里，哲学的作用实际上被黑格尔分为

直接的和根本的两个层次。从直接的作用来说，哲学可以训练人的抽象思维能力。这多少有些类似体操之于人的身体是一种训练。人们到健身房去习练体操不仅不能赚钱，反而要耗费金钱、时间和精力，作为运动员，甚至还要伤害身体，因而体操可以说不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通过这种训练，人的身体的协调性、柔韧性、力量等都得到了发展。哲学是人类头脑的体操。抽象思维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通过哲学的学习与研究，这种人类专有的能力得到了训练，使它更严谨、缜密、深刻。受过很好哲学教育的人写文章、分析事物、研究问题也就自然较常人更有条理，更富逻辑的力量，更能深入事物的本质，或说他的认识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永恒的。从根本的作用来说，思想的训练又是为了思想的解放。人类的本性和特点就在于不断地否定自己、超越自己。这就是人类的进步和解放。当人们评价一届奥运会成就大小的时候，并不是以金牌与奖金的多少为最终标准的，而是更关心这届奥运会又打破了多少项世界纪录。每当一项世界纪录被打破时，人们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解放感，哦，我们还可以更高、更快、更强！这种解放是体力的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则要在实践基础上靠哲学来完成。当我们阅读一位哲学家的著作时，常常会为其超越常人的博大精深所慑服，人类居然具有如此伟大的智慧！但当我们读到后来的哲学家对这部著作的否定时，我们会得到更大的愉悦，哦，人类还可以有更伟大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人类还在延续，那么人类体力的和精神的极限就永远不是最终的，因为人类要不断地解放自己。在这样的使命面前，锱铢必较于眼下这点财富、实惠是否太渺小？

其次，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尊重哲学固有的特点。在研究哲学如何走出贫困的过程中，有一种将哲学具体化、部门化的倾向颇为引人注目，出现了许多诸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军事哲学”之类的“应用哲学”。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不良倾向，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这是违背哲学特点与本性的。哲学所擅长的领域在于理性思维。种人家的田，荒自己的地，最终只能为双方都带来伤害。从哲学史上看，这也是违背哲学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哲学的发展有赖于向纵深开掘，而不应该是横向地、无休止地扩大外延，否则最终只能退回到“科学之科学”的老路上

去。表面上看,这种应用哲学是似乎是开拓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但把面向整个世界的哲学局促于经济、管理或军事一隅,这研究范围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从实际效果看,它不过是一种非此非彼的东西,不过是把哲学原理加上经济的、管理的或军事的例证。哲学家批评它形而下,专门家批评它形而上。不错,作为时代精神,哲学是应该面对社会生活。但这种面对乃是吹去生活表面的泡沫,深入生活的底蕴。萨特是主张介入生活的,并且身体力行地写了很多富含哲理的小说与戏剧。但这里艺术形式仅仅是哲学思想的载体,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或被称为什么小说哲学、戏剧哲学。现代西方确有科学哲学,那实际上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研究其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和意义。现代西方也确有管理哲学,那不过是对传统管理理论过分强调量化层面和微观研究的一种反动。事实上,哲学一词在西方常常被当作聪明、理论等概念的同义词来使用,并不如我们那样严格,当年黑格尔就嘲笑过英国人把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称为哲学,把寒暑表、风雨表之类称为哲学仪器的习惯。<sup>⑧</sup>所以偶尔看到国外有什么管理哲学之类概念也不必太认真。

再次,哲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创造意识。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几千年文明的国度,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上不能靠乞讨过日子,精神上更不能靠乞讨过日子。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是由于它们在向世界输出物质产品、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也向世界输出了伏尔泰、卢梭、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某些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的国家之所以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是因为它们只能向世界输出石油。当我们轻松地调侃某位大款穷得只剩下钱时,想没想过我们民族的明天?如果想到过,我们还轻松得起来么?我们有丰厚的

文化积淀,有变革剧烈而深刻的现实生活,哲学可能而且必须有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让我们告别千篇一律的教材时代,告别循规蹈矩、浅尝辄止而又自得其乐的浅薄习气。“愈彻底深邃地从事哲学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对外就愈沉默。哲学界浅薄无聊的风气快要完结,而且很快就会迫使它自己进到深入钻研。但以谨严认真的态度从事于一个本身伟大的而且自身满足的事业,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sup>⑨</sup>

最后,应当有必要的政策导向和保障。我们既不满于哲学的现状,既要求哲学有无愧于时代的创造,就应当允许哲学研究有其必要的思维活动空间。我们应当相信哲学工作者对真理的信念、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为了民族的明天,为了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一些,要对哲学研究有必要的投入,应当保证有人能不困顿于物质而全身心地去思考明天与未来。哲学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应适度调整和压缩,让视哲学为事业而不仅是职业,并确实适合研究哲学的人,成为哲学研究的主力军。要更多地引导青年学会哲学地思考生命、价值、发展、自我、社会和未来等他们面临和关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强迫他们做那些其实无可选择的所谓“选择题”。

在古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称为“密纳发”。欧洲人常将哲学或哲学家称为“密纳发的猫头鹰”。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的。这大概就是说哲学发展有赖于人类智慧的成熟。我们确信,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丰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必会愈来愈迫切。哲学终将告别贫困,走向新的繁荣。

① 亨·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02页。

② 黄颂杰等:《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③⑦⑨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64、3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⑤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⑥ 此处即指哲学——引者注。

⑧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同上,第45—47页。

(责任编辑 匡 四)